



水仙花开迎新春

袁秋茜

天寒花岑寂，却有水仙凌波开。每当春节临近，我便想起窗台上的水仙，想到黄庭坚的那句诗：“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沈为骨玉为肌”。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水仙的呢？大抵是年少读书时吧。有一年寒假，受邀去同学家玩耍。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有一间藏书万册的书房。我怯懦地走进去，一眼望见书桌上摆放的那盆水仙花，花影摇曳，水仙盈杯。白花素净，宛如清丽素雅的女子，让静默的书房多了仙气，也多了韵致。走近仔细观察，蕊如黄玉，形如酒盏，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上，甚是超尘脱俗。低头轻嗅，清香扑鼻，让我的心情变得舒缓，人也放松起来。

同学说，水仙是她母亲供养的，每年腊月，她母亲都会买来水仙球，将其放置在青釉瓷盆中，倒上一碟清水，撒几粒卵石，然后欢欢喜喜地将水仙置于案头或窗台。在万花凋零的寒冬腊月，她家的水仙开始展翠吐芳，香气流转在房间里，让寻常生活多了风雅，也多了趣味。我听她叙说着，一转头望见了她母亲，一位如水仙花一般素雅的女人。

从她家离开后，我对水仙花念念不忘。和母亲上街买年货时，我央求着，让她在花鸟市场买一盆水仙。母亲起先是不太愿意的，嘟囔着：“长得跟大蒜差不多，有啥好看的呢？”卖水仙的老板笑呵呵地告诉她，“这水仙花，谐音‘谁先发’，非常吉利呢，您买回去没几天就会开花了，春节摆放在家里，寓意好着呢！”母亲一听这话，脸上有了笑意，给了钱，从老板手中接过水仙，又递给我，吩咐我小心地抱回家。

有了水仙后，我如获至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窗台上的水仙。盼着它开花，盼着它让我的房间也多几分清雅。盼着盼着，它好像住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了我的朋友。我就轻轻地念着：“水仙水仙，借水而生，遇水成仙，仙子你何时来？”窗台上的水仙不语，在年到来之时，悄然绽放，给了我无尽的欢喜。母亲见到花开，亦是开心无比，连连说着：“家有水仙，富贵年年。”

后来读到林语堂的文章里写道：“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桔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年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在我的记忆里，水仙花也是和新春紧密联系在一起，腊月里供一盆水仙，等到花开时，就是喜庆欢乐的新年了。

如今在城市里工作，独自住在出租屋里，难免会生出孤寂之感。于是趁周末有时间，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水仙回来，放在目光所及处。上班前，拉开窗帘，将水仙放到窗外，晒晒太阳，吹吹风，下班回来后，又将它搬进来，静静地欣赏。小小的屋子，因为有了水仙，有了缕缕清香，也有了春意拂面，更有了希望和生机。

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愿我们养一盆水仙在晴窗，养着养着，水仙花开，清香满屋——新春，便来到了人间。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面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用)。

二、投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550942923@qq.com。

乡村腊月过年忙

杨俊富

乡村一进入腊月，浓浓的年味就从屋檐下那一竿子金黄的腊肉上飘出，从农家小院上空盘绕的袅袅炊烟里飘出，从那一一张张幸福的皱纹里溢出……

腊月如一卷五彩画，尽管乡村被寒风卷走了秋季的调色板，那些黄黄绿绿、那些姹紫嫣红均不复存在，但沉积于心底的那些美好、那些念想、那些生了根的年俗，是卷不走的。在腊月，它们都会破土而出，升腾成乡村的热闹和喜庆、快乐和幸福。

乡村腊月，从古老的民俗中走来，从大地萧瑟的憔悴中走来，从闲适的农活中走来，从待宰年猪的尖叫声中走来，从留守老人和小孩眉梢上的笑容里走来。走进一个红红火火的月份，走进一个亲人团聚的节日里。

在腊月，村道上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多了匆匆行走的脚步声。往外走的，是去小镇上买年货、买新衣服，或者去取买不到回家车票的儿女快递回来的包裹。大家脚步轻盈，笑脸亲切，满身的喜庆。进村的，大都拖着行旅箱，脚步清脆，见人就打招呼，见人就发烟发糖，一年没说过的方言俚语从嘴里遛了出来，说不完道不尽的乡愁，偶尔带出一两声异乡的南腔北调，笑湿了眼眶。也有发了财开豪车回村的，有闲聊的人群堵住村道上，任凭你按破了喇叭，就是不让道。在他们心里，你再怎么了不起，还不是村里走出去的娃，不下车来给大伙打声招呼，是不放进村的。你能耐，看不起大伙，就别回村。于是，开车门，堆笑脸，掏烟、摸糖……一阵亲热的招呼之后，村道上荡起一阵响亮的哈哈声。

回家过年，是远离故土游子一年来的期盼，也是家乡留守父母一年来的期盼。不管挣钱不挣钱，早点回家过年。家里人从不嫌弃你，平安就好，回来就好，腊肉香肠待你如客，好酒好菜敬你如宾。在腊月，家是停歇的港湾，再苦再累，只要一回到家乡的怀抱，就幸福，就美好。

村前的那条小河边，跟着热闹了起来。每天一大早开始，就人影不断。剖鸡剖鸭剖鱼的，相互羡慕对方，你家的鸡肥，她家的鸭大，笑声不断，欢乐不断。洗花被单、花床单的女人们，家里有洗衣机不用，偏要到小河边，将棒槌擂得山响，像在敲击年鼓，要把心中积攒了一年的欢乐全部敲打出来，让村里人都知道，让回村的人都知道。不知哪一年开始，村里的女人们平时都不来小河边洗衣了，而是把衣物扔进洗衣机，一顿饭的功夫，衣服就洗好了，还脱了水，往院前篱笆上一晾，一下就开满花花绿绿的花朵。到了腊月，家里的一切衣物都得浆洗干净，不能将霉尘带到来年。洗衣机太娇气，要浆洗的衣物那么多，索性一股脑儿搬到河边，洗它个太阳不落坡。

满河清凌凌的水，再多的霉尘都能洗净。头顶有暖暖的冬阳，相互间的嘻笑热聊，让一河水含笑，荡漾着腊月的喜悦。

腊月的农家院子上空，似乎整天都烟雾缭绕，弥漫着浓浓的年的韵味、香味。那烟雾从东家窜到西家，从村头窜到村尾，迤邐成一道道烟杠。制造这一道道烟杠的幕后人，自然是那些家庭主妇。腊八节一过，她们就在为一个古老的年节开始忙碌，为远出打拼的亲人回来慰藉乡愁忙碌。然后，在夜深人静时，捶着酸胀的腰，扳着指头计算着他们的归程。

腊月，乡村那些平时荒凉了的小路，也有了踩踏的脚印。它们平常就像一条条藤蔓，牵扯着一座座农家院落，那些回来的人儿，只有在腊月才能一聚，相互探望。儿时的情谊，在一条条小路上延伸；你家的我家的喜怒哀乐，相互间的牵挂，由一条条小路串起。那些乡间小路，就是牵牵绊绊的人情和脉管。

乡村在平时是冷寂的，只有在腊月，处处流淌着欢声、笑语，被浓浓的年味温馨，仿佛恢复了元气，在一个古老的节日里，灿烂成一朵不败的花朵，盛开在一个个村村落落。

亲情年夜饭

杨力

春节万家期待，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家家户户的年夜饭，排场不重要，丰盛也其次，“团圆”却是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情结。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事情，再远也要去抢最挤的“春运票”，目的只有一个，奔赴一场亲情年夜饭。

这不，离春节还有一小段时间，母亲就打来电话，询问今年的年夜饭如何安排。母亲的“召唤”总是让我们兄弟俩十分感慨，在外工作几十年，母亲的年夜饭，总是年复一年让我们充满期待。

小时候，日子还苦，但再苦的年夜饭也不能少了欢乐。放完炮仗回家，饭桌上一定摆好了刚出锅的腊肉熏鸡。辛苦了一年的父母，终于松弛下来，坐在饭桌前，端起酒杯互敬，所有的辛劳，都在充满爱意的祝福声中消弭。我们兄弟俩簇拥在父母身边，一边吃肉，一边期待着压岁红包。那日子，温馨。

日子渐渐好起来，年夜饭多了鸡鸭鱼肉，只是更辛苦了母亲。为了一顿年夜饭，母亲两三天前就要忙起来，红烧肉、酸菜鸭、凉拌鸡、豆瓣鱼……我们心疼母亲太累，母亲却抚着细细的皱纹笑眯眯地说，累不是个事，年夜饭就是要红红火火，让一家人开开心心团个年，来年生活更有底气，日子更有奔头。

父母白发上头，腿脚已没有过去利索，但做年夜饭的干劲不减。我和弟大学毕业后娶妻生

子，都留在外地工作。但我们知道，一年再忙，年三十拖家带口赶回去吃年夜饭是母亲最期待的。母亲还专门学习了做粉蒸肉，用自磨的粘米和自制的豆瓣酱，做几个儿孙最馋的蒸菜。吃一次年夜饭，会增添更多的情趣与温暖。

日子越来越好，好到我们不忍母亲再为一顿年夜饭奔忙，于是我和弟商量，到饭店定制年夜饭。那一年的春节，母亲终于清闲下来，但面对更丰盛的年夜饭，母亲却并不开心，看见桌上剩下的菜肴，母亲甚至皱起了眉头。后来父亲和我们沟通，说母亲不仅仅是怕浪费，更主要是不在家里吃，母亲没有了用武之地不说，还缺少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就从这一年起，我和弟商量，再远再忙，每年的年夜饭我们不能缺席。年夜饭，是一种吃在嘴里甜在心头的亲情；年夜饭，是父母养育儿女和儿女孝敬父母的最亲表达；年夜饭，是犒劳一年付出和展望美好明天的交待和起点；年夜饭，就是无数个家庭团圆和睦、幸福美满的象征。

转眼又到年关，母亲又打来“召唤”的电话，还不无自得地说，她向老朋友们学了几个新菜，准备在年三十显露一番，这叫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与时俱进、合家欢乐。

是的，亲情年夜饭，吃的是团圆、幸福、美满的滋味。